



11

保  
5983  
10-3





門保4  
號 5983  
卷 10-3



西

要卷十四

宋

徐

天

麟

撰

八古  
而典

廟祭

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  
 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  
 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清日月祭  
 二十五晉灼日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朔望加臘為  
 六月七月三伏立秋籒又嘗黍八月先夕饋殮皆  
 一太牢耐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  
 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  
 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  
 五祀師古曰晉說是也

西漢會要卷十四

一



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  
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  
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  
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  
牲卒不在數中韋元成傳  
叔孫通言於惠帝曰古者有春嘗菓今櫻桃熟可獻  
願陛下取櫻也宗廟諸菓獻由此興叔孫通傳  
高廟也惠廟耐孝文廟耐景紀注云耐三重釀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  
孝惠元年合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  
之

孝

鼎五年列侯坐獻黃金耐祭宗廟不如法奪

爵也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

本紀漢儀注云八月嘗耐會諸侯廟中出

金也祭謂之耐金金黃

宗廟羔菟

霍光傳丞相擅減宗廟羔菟云羔菟龜所以供祭也

孝宣地節四年襄陽侯聖坐耐金斤八兩少四兩免

五鳳四年朝侯固城坐耐金少四兩免

以上王子侯表

鄼侯蕭勝坐不齋耐為隸臣

功臣表

衣冠出游

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叔孫通傳師古曰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

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



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

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月一游衣冠韋元成傳

叔孫通言於惠帝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

叔孫通傳

元帝時議者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

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眾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

韋元成傳

亦亦

孝元元始五年正月祫祭明堂

應劭曰禮五年而再殷祭壹禘壹祫祫祭

者與未毀廟之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

八九百人召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

增秩補吏各有差本紀徐天麟按後漢張純傳云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

### 祠孔子

高祖十二年行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本紀

孔霸以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

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祠孔子

焉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福霸長子也霸前徙名數於長安今還其子名

數於魯國以奉夫子祀孔光傳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奉其祀追



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紀本

禱旱

武帝元封二年旱迺禱萬里沙

郊祀志

三年夏旱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

同上

昭帝始元六年夏旱大雩不得舉火

本紀臣瓚曰抑陽助陰也

董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謂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

得所

後傳

雜祭祀

高廟祠祀官女巫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

堂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

炊之屬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

先言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

其河巫祠河屬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

秦二世皇帝也各有時日

郊祀志

武帝時求神君舍之上林礪氏館神君者長陵女子

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

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師古曰先蘇見

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上卽位則厚禮

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

反古謂之姊妹關中俗呼為先後吳楚俗呼為妯娌



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人

主方

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也

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

使物卻老其遊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

及不死更餽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

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

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

老人少君酒言與大父遊射處老人為兒從其大父

識其

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曰

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

器蓋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祠

竈

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

飲合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迺可見之以

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

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

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

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久之少

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使黃鍾史寬舒受其

方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郊祀志

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

師古曰游水姓

也發根名也

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



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瘳疆與  
 我會甘泉於是上病瘳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  
 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曰大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  
 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  
 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書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  
 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又置壽宮北  
 宮張羽旗設<sub>其</sub>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  
 名曰<sub>畫法</sub>畫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使  
 者<sub>天子</sub>天子心獨意其事祕世莫知也郊祀志  
 是日<sub>滅雨</sub>滅雨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

見<sub>有效</sub>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  
 故<sub>其</sub>其耗迺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  
 百<sub>其</sub>其<sub>所以</sub>所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郊祀志  
 帝東巡海上<sub>考</sub>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言黃帝時  
 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名曰迎年上許作  
 之如方名曰明年上親禮祠上黃犢焉後至泰山修  
 封東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累浮大海用事八神延  
 年師古曰延年即所謂迎年者又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  
 者云其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  
 卿猶以大人之迹為解天子猶羈縻不絕幾遇其真

西漢書卷十四

五



諸所興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  
舒之祠宮以歲時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  
諸明年凡山它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  
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它祠皆如故郊祀志

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為立祠又以方  
士言為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  
宮中又祠大山於即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  
火井方澤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  
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  
朐二山山於腫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曰萊

山一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京師近縣鄠  
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僊人玉女祠雲陽有徑  
路祠祠祭休屠王也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  
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  
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  
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令尙方鑄  
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  
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  
平庶幾可興也後尙方待詔皆罷郊祀志  
成帝建始二年匡衡張譚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祠



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  
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  
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  
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  
皆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  
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秦一  
三一黃帝冥三魚行秦一臯山山君武夷夏后啟母  
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累成  
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玉女徑路黃帝天  
神八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

十八皆歸家郊祀志

哀帝卽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者  
盡復前世所常興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

千祠云郊祀志

平帝元始元年禁淫祀本紀

幣玉

文帝十四年詔廣諸祀壇場珪幣本紀

十四年河湫漢水玉加各二郊祀志

武帝郊見泰一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同上孟康曰璧大六寸謂

瑄之



西漢會要卷十四  
天漢三年幸北地祠常山瘞元玉

武紀

牲牢

高祖祠豐枌榆社以羊彘

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

十年有司請令縣祠稷以羊彘

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  
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  
併祠五帝而共一牲

文帝立長門五帝壇祠以五牢

武宣祠泰一日一太牢七日

解詁：帝用一臯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  
馬泰一墓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  
一牛郊雍度一角獸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

元鼎四年祠后土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  
五年郊泰時泰時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  
屬殺一鼈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  
其下四方地為膾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  
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  
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

太初二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孰具芬芳不備迺令



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獨行過親祠迺用駒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復長安南北郊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天墜位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元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墜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祭瘞葬用牲一高帝高后帛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祭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于北郊並郊祀志

水衡都尉為宗廟取牲官龔遂傳

欒布子賁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欒布傳按功臣表云坐雍

犧牲不如令免

蕭何之後壽成坐為太常犧牲瘦免

功臣表與傳同百官表云坐犧

牲不如令

石德坐廟牲瘦贖論百官表

車輅

文帝十四年詔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郊祀志

祭服



文帝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

郊祀志按是時雖尚水德以有赤帝子之符故

祠衣上赤

武帝祠后土祠衣皆上黃

郊祀志按黃者土之色也

泰一祝宰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同上

受釐

文帝受釐坐宣室

賈誼傳應劭曰釐祭餘肉也西古曰釐福也受神之福也

巫祝

太常屬官有太祝令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為祠

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廟祀

百官表

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

高帝贊詳見上文祭

條祀

文帝十三年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

除之

郊祀志

十四年詔曰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

甚媿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本紀

尊寶鼎

文帝後元年新垣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

通于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

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

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



平郊祀

武帝元鼎四年夏六月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脍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培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鼎無姦詐迺以禮祠迎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至中山晏溫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之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曰聞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年豐楙未報鼎鼎爲出哉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

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鼎象九州皆嘗賜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祐夏德衰鼎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鼎迺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鼎及鼐不吳不敖胡考之休今鼎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亨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鼎宜視宗廟廟藏於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同上

汾陰得寶鼎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



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  
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  
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  
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  
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  
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高祖繼周亦昭德顯  
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宏祖業功德愈  
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  
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  
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

黃金十斤

吾師壽王傳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爲宜薦見宗  
廟如元鼎時故事張做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  
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釐公劉發迹於豳  
太王建國於邠梁文武興於鄴鎬由此言之則邠梁  
鄴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藏今  
鼎出于邠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邠邑賜爾  
旗鸞黼黻琫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  
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  
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



廟也昔寶鼎之出於汾睢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  
 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今穀暵未報鼎焉為出  
 哉博問耆老意舊藏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睢  
 上非舊藏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眾  
 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  
 兆尹議是郊祀志

西漢會要卷十四

西漢會要卷十五

宋 徐 天 麟 撰

禮九嘉禮

朝會

漢七年長樂宮成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  
 引以次入殿門庭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  
 傳曰趨殿下郎中挾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  
 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  
 警職漢書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



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叔孫通傳

九年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

高祖奉玉卮應劭曰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起為太上皇壽史記本紀

中朝劉輔傳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

六百石為外朝

法坐梅福傳師古曰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宮法駕也

東朝灌夫傳東朝廷辨之如澹曰東朝太后朝也

文帝時申屠嘉入朝鄧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



丞相幾殺臣

申屠嘉傳

武帝元鼎中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

責楊僕書

哀帝詔罷樂府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邠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纓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皆可罷

禮樂志

諸侯朝覲

高祖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

本紀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

王來朝

本紀

十一年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本紀



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史記梁孝王世家

王侯朝賀以倉璧食貨志

武帝為皮幣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食貨志

宣帝神爵元年詔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

列侯蠻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本紀

諸侯正月朝覲天子觀以禮樂饗醴乃歸匡衡傳

成帝河平三年楚王躡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本傳

哀帝對成帝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哀帝紀

吳王濞使人為秋請本傳孟康曰律春日朝秋日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

自行使人代已致請禮

重侯禡坐不使人為秋請免王子侯表

建成侯拾坐使行人奉璧皮薦賀元年十月不會免王子侯表

上尊號



漢五年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  
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  
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爲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  
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  
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  
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  
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  
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  
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  
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  
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  
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  
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  
爲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  
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  
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高紀  
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  
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  
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  
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



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者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

皇

高紀

羣臣迎代王至邸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鄧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宏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頃王后琅邪王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爲嗣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卽天子位

文紀



上壽

高帝令叔孫通起朝儀會長樂宮成羣臣朝十月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禮畢盡伏置法酒以尊卑次起上壽賜九行謁者言罷竟朝置酒無敢

謹譁失禮者

詳見上朝會條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高紀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

皆上壽

五印壽王傳

武帝登封泰山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

郊祀志

兒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山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承嘉祀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社闔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燦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兒寬傳



昭平君醉殺主傅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上可其  
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  
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  
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  
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  
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乃起入省中夕時召責朔  
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  
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  
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  
消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

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

東方朔傳

車千秋爲丞相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  
恐懼思欲寬廣上意慰安衆庶迺與御史中二千石  
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  
和神爲天下自虞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  
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  
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旣事不咎雖然  
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  
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  
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儔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



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  
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族媿之其何壽之有  
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

車千  
秋傳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

上壽本紀

宣帝幸太子宮太子家令疏受奉觴上壽辭理閑雅

本傳

元帝建昭四年以誅邳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羣

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本紀

冊立皇子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閔為齊王旦為

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本紀

初大司馬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  
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  
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  
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  
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  
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  
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臣去病昧  
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尙書



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尙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議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臣旦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疆君連城卽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



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  
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  
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  
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傳  
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並建  
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  
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  
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  
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鄴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  
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  
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  
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閔臣  
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  
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  
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  
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  
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  
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  
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  
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



西漢書卷之五十五  
七  
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疆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戎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



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

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閔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

律令

史記三王世家下同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閔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



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慝不臧乃凶於  
而國害於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  
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元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  
爾國家封於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  
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  
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  
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母肥德母乃廢備非  
教士不得從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  
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  
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  
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  
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  
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  
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廣陵王策



西漢會要卷十五

西漢會要卷十六

宋 徐 天 麟 撰

禮十 嘉禮

行幸

高帝六年冬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  
 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十二月會諸侯于陳信  
 迎謁因執之 本紀下同  
 七年冬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上從晉陽連戰乘  
 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  
 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十二月上還



過趙不禮趙王二月自櫟陽徙都長安

七年夏四月行如雒陽八年冬上擊韓信餘寇於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二月行自東垣至

八年春三月行如雒陽九月行自雒陽至

九年十二月行如雒陽二月行自雒陽至

十一年淮安王布反上自將擊布十二年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

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慷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家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諸母故人曰樂飲極歡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上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以其爲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之迺



並復豐比沛

文帝三年上幸甘泉

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幸故曰幸見令長三

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留游太原十

木秦林光宮餘日七月上自太原至

十年冬行幸甘泉

後二年夏行幸雍棧陽宮

四年五月行幸雍

五年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並本

紀

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  
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  
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  
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  
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  
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  
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  
勞軍亞夫迺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  
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  
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



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周亞夫傳

景帝中六年行幸雍郊五時

武帝元光二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六年六月行幸雍

元狩元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元鼎四年行幸雍祠五時自夏陽東幸汾陰立后土祠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

厲河而還並本紀

六年天子親幸緱氏觀僊人迹於是郡國各除道繕

治宮館名山神祠所至望幸矣郊祀志

元封元年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

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

餘里威震匈奴還祠黃帝於橋山迺歸甘泉春正月

行幸緱氏遂幸東海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行自泰山

復東巡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九原五月

迺至甘泉周萬八千里云本紀及郊祀志

二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

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



西漢會要卷之六  
四  
四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  
獨鹿鳴澤自代而還幸河東祠后土幸中都赦汾陰  
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  
賦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滯  
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  
樅陽而出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  
三月還至泰山增封赦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  
寡孤獨帛貧窮者粟還幸甘泉郊泰時  
六年冬行幸回中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祀上帝于明堂  
十二月禮高里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祠蓬萊

二年行幸河東祠后土

三年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禮石闕

四年行幸回中

天漢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  
后土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

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  
祠常山瘞元玉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



西漢書卷之六  
太始二年行幸回中

三年春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行幸東海獲赤雁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眾浮大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四年春行幸泰山祀高祖于明堂因受計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門宮夏五月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十二月行幸雍祠五時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正月還幸建章宮

二年夏行幸甘泉

三年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

四年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禮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

後元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遂幸安定

二年二月行幸盤屋五祚宮

宣帝神爵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五鳳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二年行幸雍祠五時

三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甘露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二年十二月行幸蕢陽宮屬玉觀

三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

黃龍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元帝初元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四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高年帛

行所過無出租賦

五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永光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赦雲陽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高年帛行所過毋出租賦

四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上幸河東祠后土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

建昭元年三月上幸雍祠五時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成帝永始二年冬十一月行幸雍祠五時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神光降集紫殿大赦  
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  
帛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吏民如雲陽行所過毋  
出田租

元延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三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  
土

綏和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並本紀



西漢會要卷十六

西漢會要卷十七

宋 徐 天 麟 撰

禮十一 嘉禮

詔令章奏 附雜錄

制詔御史 高后紀注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

制詔丞相 宣帝制詔丞相封丙吉為博陽侯

制詔丞相御史 成帝封丙吉孫昌哀帝改元見李尋傳

制詔丞相御史大夫 左遷母將隆見本傳

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文帝即位赦天下

制詔丞相大司空 免係寶為庶人



高帝十一年求賢詔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下諸

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

本紀

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

王尊傳

景帝下詔擊吳王敢有議詔及不如詔皆要斬

吳王濞傳

宣帝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厲

循吏傳

夏侯勝言武帝不宜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

曰詔書不可用也於是田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不

道下獄

夏侯勝傳

哀帝建平二年詔曰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

除之

本紀

文帝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

匈奴傳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閔為齊王曰為

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

本紀

元狩六年四月立三王初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

上疏皇帝陛下願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臣去病昧

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

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

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

御史大夫臣湯大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

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願定皇子



西漢書卷之七  
位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  
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  
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其更議  
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  
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  
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家皇子爲列侯  
不可以垂統于萬世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  
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  
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  
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  
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  
博士臣將行等伏聞云云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  
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熟計之不可臣  
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  
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  
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  
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  
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  
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爲諸侯王陛下固辭弗許  
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受成等二十七人議臣請令



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某為某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

用者如律令

三王世家

御史中丞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

百官表

大臣奏事不宜漏洩

師丹傳

王嘉曰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

本傳

昌邑王淫亂霍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



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  
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邛昧死言  
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云云臣敞等謹與博  
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當廢  
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  
祝以一太牢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  
曰可霍光傳  
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尙書者先  
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魏相因許伯白去副封  
以防壅蔽宣帝善之魏相傳

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藝文志

雜錄

衍簡侯不疑坐挾詔書論耐為司寇功臣表

武帝時公孫宏奏謹按詔書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

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儒林傳序

武帝每為淮南王報書常召司馬相如視草乃遣淮南

王安傳

劉向曰今出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本傳

傅太后遺詔益封高安侯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封還

詔書王嘉傳



文帝時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癘疾莫不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賈山傳

宣帝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王吉傳

元帝罷珠崖詔匡衡云諸見罷珠崖詔書者欣欣人

自以將見太平也匡衡傳

溫水侯安國坐上書為妖言會赦免王子侯表

新利侯偃坐上書謾免王子侯表

冠禮

孝惠四年皇帝冠本紀

孝昭元鳳四年加元服本紀徐天麟按後漢禮儀志注云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擯

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  
普尊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  
服推遠冲濡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  
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

孝宣五鳳光年正月皇太子冠皇太后賜丞相將軍  
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太夫人八十匹夫人六十  
匹又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本紀

婚禮

宣帝時王吉上疏曰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  
條奏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  
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



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

王吉傳

五鳳二年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

愆勿行苛政

本紀

平帝元始三年詔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以禮娶親迎立輅併馬

本紀服虔曰輅立乘小車

也併馬儷駕也

四年立皇后王氏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采太師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豐歆授皇后璽紘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漢宮地滿百里



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公以下至駟宰執事長樂

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

三月以禮見高廟

王后傳

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

王莽傳

鄉射

高帝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

絕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

儒林傳

序傳

河間獻王修興雅樂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

之太樂春秋鄉射作于學官希闕不講

禮樂志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

弦盛升降揖讓

本傳

成帝鴻嘉二年行幸雲陽博士行飲酒禮

本紀

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

五行志

武帝時丞相公孫宏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

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眾害寡而利多

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

短兵接則眾者勝以眾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

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

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吾即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



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  
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  
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眾暴寡海內抗傲巧詐並  
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  
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  
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  
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  
鉏箠挺相撻擊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  
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  
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  
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  
嚮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  
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  
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  
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  
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  
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  
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  
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  
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



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

宏宏誦服焉

吾邱壽王傳

賜酺

文帝初卽位賜民酺五日

本紀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

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令會聚飲食五日也

十六年得玉杯令天下大酺

景帝後元年夏大酺五日

武帝元光二年令民大酺五日

元朔三年城朔方大酺五日

太初二年祠后土令大酺五日

太始三年令天下大酺五日

昭帝元鳳四年令天下酺五日

宣帝五鳳三年大酺五日

並本紀

賜姓氏

更姓氏附

高祖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項籍傳

婁敬勸高祖都關中上曰婁者劉也賜姓劉氏

本傳

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

倉庫吏之後也

王嘉傳

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為吏者長子孫居官

者以為姓號

食貨志



西漢書卷十七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以休屠作金人為祭  
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本傳贊

更姓氏

漢興濟北王田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元后傳

夏侯嬰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

子孫更為孫氏夏侯嬰傳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氏焉周陽傳

由傳

馬宮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本傳

京房本姓李推律自以為京氏本傳

車千秋本姓田氏為相年老上優之得乘小車入宮

殿中故因號車丞相本傳

明德馬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見武帝紀注

灌夫父張孟為灌嬰舍人得幸薦之至二千石故蒙

灌氏姓為灌孟灌夫傳

衛青父鄭季與衛媪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

姊子夫故青冒姓衛氏衛青傳

周公後褒魯節侯公子寬薨侯相如嗣更姓公孫氏

復更為姬氏恩澤侯表



禁踰侈

漢初定與民無禁

敘傳師古曰國家不設車旗衣服之禁

高祖八年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賈人毋得

衣錦繡綺縠絺紵屬操兵乘騎馬

紀本

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

高后時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為吏

志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

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

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綺之裏縷以偏諸

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

以被墻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

帝之身白衣阜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

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豈如今定

經制使君君臣臣上下有差而後有所持循矣

本傳

武帝天漢元年秋閉城門大搜

本紀臣瓚曰漢帝年紀六月禁踰侈七月

閉城大搜索踰侈者也師古曰踰法度而奢侈者也

三年秋大搜

紀本

元帝時貢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絳刀



劔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今大  
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矯復  
古化在於陛下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  
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  
抵諸戲及齊三服官

本傳

成帝永始四年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  
以章有德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  
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  
池多蓄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  
埋過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

青緣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

本紀

哀帝卽位下詔曰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爲政所先百  
王不易之道也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  
民多蓄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  
足其議限列有司條奏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  
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  
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  
侯吏民三十人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賈人  
皆不得名田爲吏犯者以律論諸名田蓄奴婢過品



皆沒入縣官

本紀

平帝元始三年王莽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

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

本紀

西漢會要卷十七

西漢會要卷十八

宋 徐 天 麟 撰

禮十二賓

禮

封先代後

先賢後附

殷後紹嘉侯

成帝綏和元年二月甲子封殷後孔子世吉適子孔

何齊為殷紹嘉侯千六百七十戶

本紀云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

為殷紹嘉侯

後六月

本紀作三月

進爵為公地方百里

哀帝建平二年益戶九百三十二

以上並恩澤侯表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更為宋公

本紀



周後承休侯

成帝元鼎四年詔封周後孽子嘉為周子南君三千

戶史記云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

元帝初元五年正月更封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

成帝綏和元年進爵為公地方百里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改為鄭公以上並本紀

周公後褒魯侯

平帝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

魯侯本紀 恩澤侯表云公子寬以周公世魯頃公元孫之元孫奉周祀侯二千戶十一月侯相如

嗣

孔子後褒成侯

平帝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

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本紀 恩澤侯表云以孔子世褒成烈君霸曾孫奉

孔子祀侯二千戶

樂毅後華成君

高帝十年詔求樂毅有後乎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

華成君本紀

成帝時梅福上書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存五帝之

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

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



西漢書要卷十八  
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尊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初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常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



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  
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  
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  
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跡古文以  
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為殷紹嘉  
公梅福傳

### 先代冢墓

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  
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  
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合視

其冢復亡與他事本紀

禮十三軍禮

### 親征

漢五年十二月圍羽垓下

劉項戰爭本末  
具高紀不詳錄

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

利幾反上自擊破之

七年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斬其將信亡走  
匈奴與其將曼邱臣王黃共立故趙後趙利為王收  
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  
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為匈奴



西漢會要卷十八  
四  
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使樊噲留定代地  
八年冬上擊韓信餘寇於東垣

十年代相國陳豨反上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  
據邯鄲而阻鄆水吾知其亡能為矣問豨將皆故賈  
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募豨將豨將多降豨  
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  
者斬之

十一年七月淮南王布反召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於會缶

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

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  
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  
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  
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  
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  
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讐  
焉並本紀

勞軍

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  
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



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聞軍中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旣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

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  
周亞夫傳

田獵

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道曰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兔伐狐臣竊悼之願少衰射獵賈山傳賈誼上疏曰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兔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翫細娛而不圖



大患非所以爲安也

本傳

武帝召見司馬相如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尙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藉此三人爲辭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

司馬相如傳

武帝建元三年南獵長楊

東方朔傳

司馬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埜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

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况乎涉豐草騁邱虛前有獸利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旣固多藏於隱微而發



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索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相如傳

元鼎中天子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食貨志

元帝永光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

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本傳

永光五年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本紀成帝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黃陽

宮賜從官本紀其十二月羽獵揚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

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

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

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

西漢書卷之六



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  
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  
章鳳闕神明駮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  
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  
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籞所營尚泰奢麗  
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  
前好不折中曰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揚雄傳上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  
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宏農南毆漢中張羅網罟罾捕  
熊羆豪猪虎豹狄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  
熊館以罔為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  
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  
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以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  
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揚雄傳下

兵祭

高祖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黃帝戰於阪泉定天下蚩尤庶人之貪者好五兵故祠祭之而擊鼓本紀殺牲以血塗鼓擊呼為擊  
武帝為伐南越告禱於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  
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泰一縫旗李奇曰牡荆作幡柄也如淳曰牡荆荆之無子者皆繫齊之道晉灼曰牡節間不相當也月暈刻之為券以畏病者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



志 郊祀  
龍及星  
幡為日月  
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太一也旁三星三公也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泰  
一縫旗師古曰李晉二說是也以牡荆為幡竿而畫

西漢會要卷十八

西漢會要卷十九

宋 徐 天 麟 撰

禮十四

山陵禮凶  
附雜錄

萬年陵太上皇

長陵高帝

安陵惠帝

霸陵文帝

陽陵景帝

茂陵武帝

平陵昭帝

杜陵宣帝

渭陵元帝

延陵成帝

義陵哀帝

康陵平帝

西漢會要卷十九

十一



小黃

昭靈后

南陵

文帝母薄太后元始中罷為縣

雲陵

昭帝母趙太后元始中罷為縣以上並本紀

雜錄

孝文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贊本

東園匠令丞主作陵內器物百官表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

陵後世徙吏二千石高貴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

諸陵

地理志

孝景五年作陽陵邑本紀

孝武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本紀

元朔二年孔臧坐為太常南陵橋壞衣冠道絕免百官表

六年周平為太常坐不繕園陵免百官表

元狩五年丞相李蔡坐侵賣園陵道墾地自殺功臣表

元帝即位貢禹奏言武帝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

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

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

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

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

事甚可痛也惟陛下深察古道諸園陵女亡子者宜



西漢書卷十九  
二  
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貢禹傳

永光四年諸陵分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爲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謂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本紀

陳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爲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卽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爲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彊



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爲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容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敞府藏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

陳湯傳

孝成永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尙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容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本紀

二年詔曰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爲萬歲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妄爲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斂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常侍閎前爲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



西漢書卷之九  
四  
成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處朕以長言  
下閔章公卿議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閔典主省大費  
民以康寧閔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爵關  
內侯食邑千戶閔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  
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  
年燉煌郡紀本

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劉  
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  
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  
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

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  
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  
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謹民胡何以勸勉蓋傷微子  
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  
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  
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  
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  
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慄不  
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  
霸陵比臨厠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



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  
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  
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  
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  
橋山堯葬濟陰邱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  
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  
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穉里子葬於  
武庫皆無邱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  
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  
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  
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  
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  
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  
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穿不  
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  
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  
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  
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



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  
爲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  
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  
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  
莊襄五王皆大作邱壠多其廔藏咸盡發掘暴露甚  
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  
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  
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  
變棺槨之麗官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蕪  
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  
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  
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  
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  
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童之禍豈不哀  
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  
知其葬愈厚邱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  
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旣衰而奢  
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  
千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  
多也及魯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



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宏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

爲奢侈比方邱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惟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樽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劉向傳

成帝永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

本紀張晏曰宮人無

子乃守園陵也

綏和二年王况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

外戚表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

鮑宣傳

寢園 附雜錄

太上皇寢園

永光五年毀建昭五年復  
竟寧元年毀河平元年復

高祖皇帝寢園

孝惠皇帝寢園

永光五年毀  
竟陵元年復

孝文皇帝寢園

孝景皇帝寢園

孝武皇帝寢園

孝昭皇帝寢園

孝宣皇帝寢園

孝元皇帝寢園

孝成皇帝寢園

孝哀皇帝寢園

孝平皇帝寢園

昭靈后寢園

永光四年罷建昭五年復  
竟寧元年罷

武哀王寢園

永光四年罷建昭五年復  
竟寧元年罷

昭哀后寢園

永光四年罷建昭五年復  
竟寧元年罷

孝文太后寢園

建昭元年罷竟寧元年三月復  
五月罷平帝元始中罷南陵

孝昭太后寢園

建昭元年罷竟寧元年六月復  
五月罷平帝元始中罷雲陵

衛思后園

永光四年罷  
建昭五年復



戾園 永光四年罷  
建昭五年復

戾后園 永光四年罷

皇曾祖悼考廟園 平帝元始中  
毀奉明園

孝宣許皇后南園 父戴  
侯同

薄太后父靈文侯園

薄太后母靈文夫人園

竇皇后父安成侯園

孝景王皇后父共侯園

孝景王皇后母平原君園

趙婕妤父順成侯園

史皇孫王夫人父恩成侯園

霍皇后父博陸侯園

孝宣王皇后父共侯園

恭皇帝寢園 哀帝建平二年立並本紀

雜錄

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 百官表

寢郎 馮參傳

園郎 班碑傳

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 金徹傳

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



寢日四上食

韋元成傳  
詳見廟祭

丞相以四時行園

張湯傳

人有盜孝文園瘞錢丞相巖青翟自殺

張湯傳

任宮坐為太常人盜茂陵園中物免

百官表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

園便殿火董仲舒曰哀公三年桓釐宮災四年亳社

火天皆焚其不當立者以示魯今高廟不當居遼東

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災同

五行志

西漢會要卷十九

西漢會要卷二十

宋

徐

天

麟

撰

禮十五

凶禮

服制

孝文遺詔曰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

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

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

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

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

嘗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



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紀本

孝宣地節四年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

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

送終盡其子道紀本

結以倚廬揚雄傳注云行服三年也漢律以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

服舍江都易王傳師古曰倚廬室之次也

喪葬附錄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丁未發喪五月

丙寅葬長陵已下已下下也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

廟紀本

惠帝即位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斥土者將



軍四十金

本紀服虔曰  
斥土壙土也

文帝至霸陵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心亡可欲雖忘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

張釋之傳

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葬霸陵

本紀

武帝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許昌御史大夫嚴青

翟坐喪事不辦免

田蚡傳

元帝時貢禹奏言武帝時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夫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辜也惟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諸園陵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

貢禹傳



元帝崩有司言乘輿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

可成紀

哀帝建平二年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  
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  
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郁郁  
乎文哉吾從周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  
皇之園遂葬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

土紀本

平帝元始五年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有司議曰禮  
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斂加元服奏可

葬康陵紀本

孝景中二年令諸王薨大鴻臚奏諡誄策列侯薨大  
行奏諡誄策王薨遣光祿大夫弔襚祠貽視喪事因  
立嗣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  
薨葬園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

紀本

雜錄

楚元王夫人薨賜塋楚元王傳師古曰謂為界域

霍去病薨上悼之發屬國元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

為冢象祁連山本傳



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

其中當下獄自殺

李廣傳

張安世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賜塋杜東

本傳

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大中大夫任宣與侍

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墓府塚上賜金

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

黃腸題湊各一具椁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温明皆

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

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

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二百

霍光傳

楊王孫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必

亡身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

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

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

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

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贏葬令死者亡

知則已若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竊為王孫

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

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



西漢書卷二十一  
五  
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直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裏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

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水爲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殞故聖王生易尙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損財于亡謂今費財厚葬畱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羸葬本傳

### 恤死事

漢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

家高紀

八年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槨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



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高紀

文帝十四年餅侯孫單父邛以北地都尉力戰死事

子侯功臣表

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傳

景帝中二年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死事者四人子

皆為列侯本紀

武帝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

羽林孤兒百官表

西漢會要卷二十一

番禺王國瑞校

西漢會要卷二十一

宋 徐 天 麟 撰

樂上

樂舞雜錄附

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



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洞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人無樂者將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氏皆因秦舊事焉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二百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



沛宮爲原廟皆合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八  
爲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禮  
祠泰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  
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  
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  
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  
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  
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  
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其餘巡狩福應  
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  
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樂官  
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  
雅聲然詩樂施于後嗣猶得有所祖述昔殷周之雅  
頌乃上本有娥姜原葛稷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太伯  
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  
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  
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旣  
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明著于當  
世遺譽垂于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  
八音調均又不協于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



林樂府皆以鄭聲施于朝廷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  
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晔等上書言之  
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  
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  
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宏董仲舒等  
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太樂春秋鄉射作于學官希闊  
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  
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  
至今未成今晔等守習孤學大指歸于興助教化衰  
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  
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况于聖主廣被之資修  
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以風示海  
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  
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  
武之屬富顯于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  
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  
又性不好音及卽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  
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  
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



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  
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  
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  
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  
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  
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  
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  
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郝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  
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  
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

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柎員二人給盛  
德主調箎員二人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  
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  
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罷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  
工員二人一人可罷繩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鄭四  
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  
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  
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  
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  
十三人縵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



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竿員五人楚鼓員  
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  
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二人詔隨秦倡  
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爲樂楚四會員十七  
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鈔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  
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竿瑟鐘磬員五人皆  
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桐  
馬酒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  
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  
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  
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大漢繼周  
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  
之徒所爲發憤而增嘆也

禮樂志

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  
以四時歌儺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  
習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卽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  
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  
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  
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泰一甘泉以  
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



西漢書卷二十一  
六  
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  
元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  
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今天馬下霑赤汗兮沫  
流赭騁容與兮蹠萬里今安匹兮龍爲友後伐大宛  
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  
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  
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  
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  
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宏曰黯  
誹謗聖制當族樂

雜錄

太常屬官有太樂令丞

百官表

宮商角徵羽職在太樂

律志

武帝策董仲舒曰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  
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  
勺聖王已沒鐘鼓箎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云云  
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  
具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  
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  
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



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雅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董仲舒傳

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瑟自此起郊祀志

宣帝本始四年詔樂府減樂人紀本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

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王褒傳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

分刊節度窮極幼眇紀本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鼗鼓殿下天子

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擲鼓擲持益反聲中嚴鼓之節後

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



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於絲竹鼓鼗之間則是陳惠

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

陳惠李微皆黃門鼓吹

於是上嘿然

而笑

史丹傳

平帝元始元年放鄭聲五年徵天下通知鐘律者

紀本



